



我與金庸
李以建

從專欄到巨著

上世紀五十年代上半葉，是電影這門藝術處於繁榮的黃金時代。從早期的默片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此時正跨入一個突飛猛進的新階段。新技術的普遍運用帶來電影自身各方面的突破，諸如鏡頭運用、蒙太奇剪輯、敘述的變化，以及演員表演等等。電影的內容與形式都煥然一新，更上一層樓。隨着電影的成就，為普羅大眾所歡迎，它也在文化潮流和趨勢中擔當了重要的角色。

從某種意義上說，金庸是一位時代造就的藝術幸運兒。從撰寫影話專欄開始，他幾乎每天必須看一部電影，每天為報紙撰寫一篇千字左右的電影評論，這迫使他必須全身心地投入到電影研究。作為一名編輯，這是謀生的需要、職業的要求，他責無旁貸，必須完成。作為一位專欄作者，這也培養出他自己的興趣和追求，是最佳的學習和練筆的機會。從一九五一年《靛蘭影話》到一九五七年姚嘉衣的《影談》，歷經數年不間斷的觀看、寫作、研究，金庸從專欄評者逐漸成長為專業的電影工作者。從當初默默無聞

的報紙編輯，通過知識的積累和勤奮的學習，踏入片場，終於躋身於香港電影界聞名的編劇和導演之列，相繼推出了膾炙人口的《王老虎搶親》、《絕代佳人》等。

對蜚聲世界文壇的金庸而言，撰寫「影話」和拍攝電影獲獎都只是其創作歷程的起步階段。從最初每天的字字小方塊到最後近九百萬字（八百六十四萬字）的煌煌小說巨著，從影話專欄的肇始到真正成為聞名的電影編劇和導演，再到十五部小說扛鼎之作的問世，金庸才真正建造了自己文學王國的輝煌殿堂。從最初的「影話」到「影談」，到製作出具有專業水平且獲獎的電影，這既是一種默默耕耘的積澱，也是一種從量變到質變的厚積薄發，而這些積澱和迸發，又為更大的飛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成就了最後集大成者的小說。

細讀金庸影話，我們可以探究其千絲萬縷的文字血脈延續和基因式的成長構成，有助於更深地探究金庸小說，這堪稱一項專門研究的課題。十分遺憾，一般的金學研究

者往往都忽略了這個極為重要的環節。我以為，金庸之所以被譽為新派武俠的弄潮兒、引領一代潮流先鋒，其最大的特點，也是跟傳統武俠小說截然不同，不僅僅在於主題、人物、情節構思方面，更為重要的是採用了現代化表達方式。他將電影中的諸多新潮表現手法，引入到文字表達中，這點甚至是同時代武俠小說創作者都難以企及之處，也是金庸之所以能獨樹一幟的亮點。如《神鵰俠侶》第三十九回《大戰襄陽》、《天龍八部》第五十回群雄同遠軍對峙，蕭峰捨身就義，以及《射鵰英雄傳》的丐幫比武大會。金庸對這些場面的描寫駕輕就熟，運用得心就手。從遠到近，從大場面的宏觀視野到微小細節的描寫刻畫，有條不紊，層層推進，時而拉開來，讓人觀看到大場面的瞬間變化，時而又推近到具體人物的表情顯露和言行舉止上。遠景、中景、近景，乃至特寫鏡頭，有交叉，卻不混亂；有變化，卻不單調；讀者跟隨金庸的筆鋒四處遊弋，仿如跟隨着電影攝影機的鏡頭觀察到一切。顯然，

這一切應歸功於他初期接觸和學習到的是電影，當時最新的藝術類型，並從中學到諸多的新知識、新技巧和新的表達方式、新的表現手法。除此之外，從金庸影話也可以探尋其武俠小說所受影響的蹤跡。僅舉一例，《單純美麗的愛情——談〈南海天堂〉》（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這部電影的大致情節是：兩個孩子因所乘的船失火而流落荒島，「住了十年，結成夫婦，生了一個孩子。他們決定離開這荒島，使孩子接受教育，於是造了一隻帆船，漂流數日，終於在危難中得到了救援」。這不禁令人想到金庸日後創作的《倚天屠龍記》，以及張無忌和他的爹娘、義父金毛獅王謝遜共處的冰火島。

金庸的「影話」、「影談」專欄文章近千篇，每篇一千字，約一百萬字，若加上他用「林歡」筆名翻譯和撰寫的電影評論文章，以及在《長城畫報》上發表的影評，篇幅和字數更為可觀。希冀眾多讀者和研究者去查閱和研究更多的金庸影話。

遊香港 遇驚喜



柳絮紛飛
小冰

五月二十三日那天，梅梅姐妹一行來香港旅行，住進位於荃灣的酒店，剛坐下即發現，小妹的包包忘在

了士上。慌忙跑到大堂，服務生調出監控錄像，找到了車，記錄了車號。

「車號倒是有了，怎麼找司機呢？」

「報警呀！找警察幫忙。」

電話打通了999，十來分鐘後，來了警察三男一女。他們問情況，做筆記，看錄像，了解車號、車色、時間，接着查信息、打電話。司機找到了，包包還在車上。

「這麼晚了，我們以為他們會把事情留到明天上班時間做。沒想到他們馬上處理。」

姐妹倆鬆緊的心情放鬆了，到了這一步，問題等於就解決了大半。一會兒司機來了，送回了那個包包。從報警到拿回失物，約一個鐘頭的時間。

「這效率、作風、態度，這高度的敬業精神，香港警察，還有哪裏的同行能超乎其上？」梅梅說，事情出乎她們的意料。

她們像說傳奇故事似的給我講事情經過。小妹說，等司機的時候，警察和她們拉家常，說四川很遠。她們說不遠，上午的高鐵，傍晚到；如

果乘飛機，三個小時到。又問她們一日三餐是不是吃得很辣。

「萍水相逢，就這麼親切，這麼隨和。」

「有親和力，讓你能夠減壓，這是香港警察的特色。」我說。

「怎麼感謝他們呢？」惹了麻煩，不做點什麼她們好像說不過去。

「找到了包包就是他們的心願。任何形式的物質感謝或金錢感謝，都算行賄，是違法的，小心點。」

「這麼嚴重？」

「香港就是這樣！豈止警察系統，還有教師、醫護、公務員系統都如此。要感謝，寫一張心意卡，足矣。」

初來乍到，她們不懂規矩，聽我這麼介紹，倒是心存感激。梅梅還說，回去後要把規矩告訴一個將送孩子來香港讀書的朋友。

「有必要的。」我說。

我告訴她們，在香港有事找警察一定是有效的、放心的。香港警察用體諒的心態幫助有需要的人，保障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誠實、有擔當、忠於職守。

警務是社會文明的窗口，從中窺見市民的整體素質。香港警察的作風和這裏的規矩，遠超她們的想像。

「看過網上一些針對香港的不實帖子。今天這事給我上了一課，也提醒我上網要謹慎。」梅梅說。

香海之灘



大嶼山貝澳「豹紋」海灘。

作者供圖



君子玉言
小杏

香港有幅員遼闊的海域，其陸地面積一千一百多平方公里，海域卻有約一千六百五十平方公里。與茫茫大海相比，這顆東方之珠是海中幾枚精巧的珠貝。

如此遼闊的海域，觀海賞海的方式有多種，可遠觀、可近玩。港九維港沿岸，填海造地已將海灘築成水泥防波堤或者街道。比如港島德輔道以北區域，皆為上百年來填海所得，現在的政府總部、立法會大樓等大廈所處位置，原來都是海海海……維港的海，是作為都市「海景」存在的。每年在這裏舉辦橫濱維港游泳比賽，全程約二十千米。這場國際級賽事始於一九〇六年，已有一百一十八年歷史。也說明這片海比較平和，浪細水清。尋常日子也常見垂釣人。再往周邊外海，既狂野也有野趣。有些海岸是岩石山巒，憑石倚岩，大浪拍岸。塔門島的「呂字」疊石、東龍島的燈塔岩、蒲台島的「香港南極」、鶴咀的門字型岩，都是這樣的臨海巨石。登上岩石，遠遠望去，驚濤撲面，氣勢壯觀。

好看又好玩、可親近的海灘，在香港也蠻多的。比如，港島南區的赤柱、淺水灣，東區的石澳、龍脊；屯門的黃金海岸，西貢的大浪西灣、半月灣，大嶼山的貝澳、長沙灣等，水清沙幼，風光旖旎。人們在這裏游泳浮潛衝浪、赤腳行走、曬日光浴、垂釣發呆。屬於友好型海灘。

石澳與龍脊算一條線，龍脊步道橫貫石澳郊野公園打爛埗頂山，山上龍脊、山下石澳。石澳是個高顏值小鎮，有風格多樣的糖果色建築，有一座粉藍色「情人橋」，有綠意葱葱的小山，兩山環抱形成一道天然避風海灘，入海游泳衝浪，上岸曬太陽，背後就是小鎮。只要天氣OK，石澳沙灘總是「長」滿了人。來石澳游個泳（泳灘有更衣間和沖涼室）、穿小巷拍拍照、喝喝咖啡，再吃吃泰菜，傍晚到情人橋上遛達，淺海處一葉小舟，漁人晚歸。

浪漫詩意與市井煙火瞬間轉換、移步換景——這也是香港這座城市的特點。

上山走過龍脊，東北部又一個類似海灣叫大浪灣（西貢有一個大浪西灣）。顧名思義，這裏因近外海，浪更大，是個滑水衝浪的好地方。海灘除了沙灘，也多了一些礁石。海邊有小漁村和士多店，人沒那麼多。我與媽媽曾坐巴士過來，又步行了二十分鐘到這裏。脫下鞋子在沙灘上走，看年輕人衝浪滑板，然後坐下來面朝天大海聊天。為了安心坐在士多店的陽傘下，還得幫襯人家生意，吃炸薯條喝咖啡。如今，老母親怕是走不了那麼長的路了。

在大嶼山貝澳，有一處「豹紋」海灘。貝澳是一個沙咀，由幾條小村莊組成，因形狀如海螺而得名。這裏的海灘，由附近山上流下來的河水與海水交匯沖刷形成，河水帶來的黑色泥土與海水淘淘的金沙形成一道黑一道金的紋理，使得這片海灘像一條豹紋綢緞，我自行稱之為「豹紋」海灘。有一年五月初夏，與友從港島一路舟車到這裏行山，剛至海灘，大雨傾盆而瀉。站在露營地的大傘下避雨，見海面白浪滾滾，濃雲遮峰，天海連成茫茫一片。片刻，雨收天晴，陽光透雲，海灘經大雨髮燙，平滑如絲，紋路交織如畫，都捨不得把腳印踏上去。

說到沙灘怎麼少得了西貢呢！這裏有「香港最純淨沙灘」之譽的半月灣（Half Moon Bay），也叫廈門灣（Hap Mun

Bay）。之所以稱半月灣，一說是形如半月；另一說是當年英人把廣東話的「Hap Mun」聽成Half Moon。兩種說法似乎都貼譜。半月灣與橋咀洲同屬橋咀郊野公園，可在西貢碼頭乘街渡直接過來，也可乘船先到橋咀洲，再步行半小時。我和小夥伴們是從橋咀洲沿山路過來的。本想看看橋咀洲的「魔術」沙堤——漲潮時淹沒於水下假裝是海，落潮時露出海面成為一道沙礫橋直通海中小洲——但我們到達時剛好漲潮，海邊的告示牌顯示，下一次落潮要兩小時後。於是我們攀山嶺、穿密林、涉草叢，走了幾個峰谷，不知不覺眼前一道橫亘東西的山樑，視野豁然開朗，山北是海山南也是海，北之海呈藍色，南之海呈綠色，山樑之上是藍天白雲，每一片海每一片天每一片雲都乾乾淨淨，純淨無瑕，連海風也沒有腥鹹味。半月灣就在山南那一片，深闔藏秀，猶抱琵琶。這裏海水十分清澈，是香港一級水質泳灘，可以清清楚楚看見海底的水草和游弋的魚，人站在海裏有小魚不時過來朝腿上叮幾口。沙灘是白色的，因為水太清，以至於難以分辨水深水淺，沙灘在波光下晶瑩閃爍，目光由下而上至天空，白綠藍層次分明。

大嶼山還有香港最長沙灘，分上下兩段，故名長沙灣。西貢海下灣沙灘有兩塊沙洲，掩映於紅樹林中，小魚淺戲，頗有隱世之風。

這片香海，遠觀近賞，都極好。

每次收到藝術藏品，平山人習慣一遍又一遍地仔細揣摩與研究。每一樣藏品，就是一段段撲面而來的歷史。藏品是會說話的，他內心經常湧動着這樣強烈的想法。每一樣藏品都是一個鮮活的生命，蘊藏着作者的人生際遇，滿含着他們對藝術的理解，印刻着藝術技藝的歷史流變。一樣藏品就是一方通往歷史的甬道，穿越時空，便可聆聽浸透古今的風雅，聆聽作者沉浮時光的故事。

二〇一八年，一篇名為《Who is 羅叔重》的文章出現在平山人的微信公眾號上。這是平山人寫香港藝壇故事的第一篇。為了寫這篇文章，他採訪了羅叔重的女兒，澄清了當年羅叔重夫人要捐出丈夫遺作是被香港某藝術館外籍負責人拒絕的事實。實際上，重公與澳門的友人熟絡的緣故，所以藏品被捐往澳門。文中通過一系列非常翔實的資料，寫出了重公的藝術生涯以及生活軼事，重公的肖像、書法、篆刻、私人信函的圖片也同時一一呈現。

自此，每月寫一篇香港藝壇的名人故事，成了平山人的日常功課。六年時間裏，他持之以恆，整理出了兩本《平山探藝》書稿，囊括城中名人四五十人。

仰慕八大山人，常以「十大山人」自號。如此一來，莊志崗覺得自己也是山人的後繼，雖不敢自稱為「十大山人」，但想能學得兩分恩師的技藝以及作為藝術家的從容執著，那已足矣。「平山」還有一層意思，則關乎他做事的準則。他認為自己做事情並不想計較太多得失，希望能借「愚公移山」的精神，來「平整」香港書畫的這座「高山」。於是，便以「平山人」自居。

時至今日，平山人從事藝術工作已經接近三十年了。二〇一四年，他當過一個藝術機構報刊的導賞人，負責收集香港大街小巷名人的書法題字。其間，已覺得無比震撼。走在北角的街頭，抬眼一座外觀平淡無奇的大樓，仔細端詳樓宇的名稱「中天樓（廈）」，落款竟然是「張大千愛」，這是張大千的手跡；油麻地「香港美術專科學校」校名，寫於一九五二年，出自齊白石之手；懸掛在灣仔的「符氏宗親總會」的牌匾，則是于右任書寫的。香港街頭，霓虹燈下，成千上萬的招牌，有隸書、北魏楷書、榜書、粗楷，那些雋永、勁道、優雅或秀麗的中國書法，是中國傳統書法的一個個鮮活的印記。

一場名為《平山探藝》第一及二輯讀書分享會在香港中環的一個展覽廳悄然進行，分享者也是書作者是福建籍的莊志崗。

離鄉不離音，莊志崗用夾雜着閩南口音的普通話，講述了兩集《平山探藝》收錄的香港藝術家的作品及故事。單說起書名中的「平山」二字的由來，三層意思，莊志崗把身世、經歷、堅守與推崇一一告知。原來，「平山人」是他的名號，其中的「平山」，是他兒時生活過的村莊曾經的名字，也是他讀過的小學的名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他從福建來香港定居。那個以先祖「平山公」命名的小山村的名字，便一直藏在他的行囊裏，印刻成他身上的一道標識。無論他走到哪裏，他依然還是當年的「平山人」。這是「平山」的第一層意思。

初到香港，跟許多勤快的福建人一樣，他做過酒樓侍應，當過建築工人，後來機緣巧合入了香港書畫行。為了提升自己的藝術鑒賞水平，他白天工作，晚上學設計，周末找老師學畫畫。他的書畫恩師陳森，平生最

如是是我見
王燕婷

一場名為《平山探藝》第一及二輯讀書分享會在香港中環的一個展覽廳悄然進行，分享者也是書作者是福建籍的莊志崗。

離鄉不離音，莊志崗用夾雜着閩南口音的普通話，講述了兩集《平山探藝》收錄的香港藝術家的作品及故事。單說起書名中的「平山」二字的由來，三層意思，莊志崗把身世、經歷、堅守與推崇一一告知。原來，「平山人」是他的名號，其中的「平山」，是他兒時生活過的村莊曾經的名字，也是他讀過的小學的名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他從福建來香港定居。那個以先祖「平山公」命名的小山村的名字，便一直藏在他的行囊裏，印刻成他身上的一道標識。無論他走到哪裏，他依然還是當年的「平山人」。這是「平山」的第一層意思。

初到香港，跟許多勤快的福建人一樣，他做過酒樓侍應，當過建築工人，後來機緣巧合入了香港書畫行。為了提升自己的藝術鑒賞水平，他白天工作，晚上學設計，周末找老師學畫畫。他的書畫恩師陳森，平生最

在街頭拍出「盜夢空間」



市井萬象
中新社

近日，北京國貿一地點因能拍出同電影《盜夢空間》類似的場景畫面而在內地社交網絡走紅，吸引市民在此打卡拍照。

近日，北京國貿一地點因能拍出同電影《盜夢空間》類似的場景畫面而在內地社交網絡走紅，吸引市民在此打卡拍照。